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二)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一

四書晰疑三卷

〔清〕陳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尚志堂刻本

.....四三九

虹舟四書講義二十卷

〔清〕李祖惠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五〇三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二)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順義

解十九卷》提要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述而不作章 此夫子自叙其立言之本也重信而好古句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

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

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一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

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

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

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當時皆以作者之聖稱夫子夫子辭其名曰作者之聖

未易幾也我之制定贊脩不過傳述舊聞而不敢有所

創作也蓋古人嘉言懿行精微廣大無所不備我則深

信不疑而篤好不厭精神常與之相契但覺其有可述

而無容作也然此豈我一人之私見哉蓋竊比附之而

有老彭者即信古而傳述者也我不過私竊比附之而

已夫夫子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並不顯然自附於

述者之明謙而又謙之辭也○四書家訓曰信非空

信之無疑好亦非區區好之不厭真見古先王制作者精神之闡發真命脈之流注豈可以垂萬世而不朽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至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脈相為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惟信之深故好之篤信是好之本

默而章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重末句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

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

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人之體道存乎識識以口耳非善識也惟口不言而存諸心是為默而識之非融會貫通者不能也達道

存乎學學而厭非善學也惟致知力行朝夕勉學之久而不厭非深知義理之無窮者不能也傳道存乎誨誨而倦非善誨也惟開導引掖始終維一誨之久而不倦非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也此三者雖非生安極至之事然德已造於成矣反之於我果何有哉我雖不能不敢不自勉也。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照註作三平看學莫貴乎自得莫病於自足莫患乎自私默識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何有於我正汲汲求有意

德之章此夫子自言日新之學以勉人也重末句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

乎

子曰吾心有惕惕焉不能一日懈者願與天下共明之也得天之理謂之德必脩而後成有如德之在己者不日自省察克治以脩之猶古考今謂之學必講而後明有如學之在己者不日析疑辨難而講之事物之宜謂之義必從之而後善可增有如罔義不能日自舍舊從新而徒之言行偶失謂之不善必改之而後惡可去有如不善不能日自懲前戒後而改之則德日卑理日蔽善日損惡日長不惟不能日進於高明而反日流於卑下是吾之惕惕然深以為憂者也。此章治心窮理遷善改過四平看憂是憂勤惕厲之憂惟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處工夫不敢寬也

子之燕居章此記聖人容色之妙也重燕居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記者謂夫子盛德積中中和發外容與色有隨在得其宜者如燕居無事之時不見賓不承祭他人處此非失之怠惰即失之嚴厲但見夫子申申如其容展布而舒也天天如其色和悅而愉也有令人形容不盡者焉甚矣吾衰章此夫子因道不行而發嘆也重周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夫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凡人年有老少則氣有盛衰其氣血氣之衰也吾思吾壯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今吾無復是心故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而吾不衰之甚乎。羽儀云衰是氣衰而志亦隨氣而衰。陸云園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是說心之本體。此夫子爲不得行周公事業而自嘆其衰也願爲周公是終身不了心腸勿使以衰老自嘆了局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四

志於道章 此以心學之全功示人欲人循序而進脩也重志據依游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子曰君子之學內外本末有其序焉不可不察也如爲學莫先於立志志不於道則爲異端曲學所惑矣故學之立志也當於日用倫常之道知之必欲其精行之必求其至。李毅侯曰時文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德仁

據於德 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

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能保得者之不復失乎故學者於志道之後一有所得則當拳拳服膺守之勿失而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心德純全謂之仁仁而不依能保全者之不復虧乎故學者於據德之後心理融洽則當存養省察終食不違而依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五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夫志道據德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使未之在
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學者分內之欠事也故於志據德
之暇又當游於藝夫藝者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
義理之趣即數以察其理因象以會其神則內可以養
心外可以應務矣此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之全功也
存疑曰游藝者察數窮神觀文悟理借此為養心之助
非役志於游藝也小學以藝為先只是習其事而不必
通其意此之游藝則博其知
而究其理故有先後之不同

自行束脩章

此聖人自明誨人不倦之心
勉人竭誠來學也重自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六

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
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
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無不善者人之性無不教者吾之心但不知來學
則無往教之禮苟有人焉自己行束脩以上之禮來學
則求教之心誠矣吾未嘗不隨其材質之高下功力之
淺深而訓誨之焉。連註云自行猶云親率也束脩至
薄以上自至薄以至厚猶言隨其厚薄之不同也
。皆雲來學之誠全在潔已自進上註中苟以禮來苟
束脩來字便是訓行

不憤不啓章

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
為受教之地也重憤悱反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

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

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曰君子之教雖無隱然亦視學者之受教何如耳如

心求通而未得謂之憤憤則有可啓之機矣我即為之

開其意若不憤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又何從而啟之

則不敢口欲言而未得謂之悱悱則有可發之機矣我

即為之達其詞若不悱在彼本無欲達之詞我又何從

而發之則不發至於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四隅也

使舉一隅以相示而彼不能以三隅相反証此意見發

滯之人雖更舉他端以告之彼亦不悟則且不復有

告也教不可輕如此學者可不勉為受教之地哉。陸

云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又云憤悱在未發

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又曰一隅是道之一端三隅却

不是道之全體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以三隅反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七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子食於有章也重未嘗則不四字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此記聖人哀中乎節

范者謂夫子性情之正隨在可見如偶食於有
喪者之側哀死之心盛食下忍甘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弔哭餘哀未忘
則不能歌哀中乎節如此

子謂顏淵章
首節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二節以義
理之勇進子路提見造道貴純也重有
是大與
懼謀成

子謂顏淵曰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四書真義解

卷之四

扶音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顏子之學幾於能化故夫子謂之曰吾人之出處因乎
時而已石隱之流有用之而不行者功名之士有舍之
而不藏者若夫用之時可行也則行舍之時可藏也則
藏安於所遇不先為期不後為常惟我與爾有同心有
同道也夫夫子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如此。朱子曰此
節全在兩則字上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晴乾則着
鞋雨下則赤脚本領全在無所係累上。註命不足道
言只論義不論命也。黃勉齋日用之舍之存乎人則
行則藏應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
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又
日用之二句有兩層意一是行藏本領素具於用舍之
先一是行藏作用不滯於用舍之際蓋平時有求志達

道進禮退義學問故一用即行一舍即藏亦惟與時消
息心無係累故能可行則行可藏則藏兩句亦須互看
方得盡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
者知藏而不知行。又曰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
臨事無商度既事無排
着總見圓活不滯意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
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設也子行
三軍則誰與共事者意夫子必許已也。周季侯曰大
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極故以此出處
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
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之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
經事大機局點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

四書真義解

卷之四

二句是千古聖
人兢業心腸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
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
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
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

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

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三軍重事也行三軍大任也若夫徒手搏虎徒涉涉河自擬必死而無怨悔者此血氣之強無濟於事吾不與之行三軍也必也平日臨事小心謹慎而懼又好事為萬全而失斷以成其謀者此慎重有為之人有濟於事吾乃與之行三軍也夫子以義理之勇進子路又如此要之夫子之許顏淵以其造道之純也不許子路以其造道之未純也外之所為皆視乎內之所造學者可不勉哉

富而可求章

此夾言富不可求見人當求其在我也重未句如不可求是夾詞非商詞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聲好去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十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蘓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曰今之皇皇者大抵皆求富人也求富則以富為可求矣使富而可求也無論其他雖執鞭下賤之士吾亦為之如有命焉不可強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已何必強求以取辱哉○翟昆湖曰義理為人心所同然故日所好安於義理是以義安命以道制欲意觀下繼以何必徒取辱哉可見○汪武曹曰既是設言則兩告字即作聖人自言何碍○如不可求用註中命字方合夫子為中人立言本旨

子之所慎章此記夫子之所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記者說夫子無時無處而不慎而所尤慎者又有三焉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明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故夫子之齊明瞭以肅於內盛服以肅於外而不敢慢也其一曰戰夫戰與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故夫子之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敢輕也其一曰疾夫疾已之死生存亡所係故夫子之疾保持於先調養於後而不敢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十一

夫子所尤慎者蓋如此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陳敬仲奔齊韶樂在焉夫子在齊得聞韶樂是欲聞而不得聞者一日聞之喜可知也學之三月之久心領神會並不知肉味之爲其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嗚然嘆曰韶之爲樂向聞後獲所贊季札所稱吾已知其盛矣而不圖其情文之備至於斯極心可得而領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困勉錄曰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後知者其文也未習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

夫子爲衛章此誅衛輒不仁之心也重仁字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三

而問之諾應辭也

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靈公薨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忍心害理不仁甚矣而衛人乃以靈公既不以蒯聵爲子輒亦可以不以蒯聵爲父意天下寧有無父之人哉是時夫子居衛冉有有疑於心而問子貢曰衛人爲衛君者多矣不知夫子亦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夫子貢聰明穎異豈不知稱兵拒父之非蓋欲折衷於夫子以立子道之防耳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那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三

知其不與輒也

但君子居人國不非其大夫何况於君衛輒之事有難於顯言者故入而以兄弟讓國者反証之曰伯夷叔齊何等人品也夫子曰兄弟讓國清風高節足傳千古是古之賢人也子貢以爲賢則賢矣使讓國之後猶有怨悔之心則衛輒之事尙有可原者故進而問曰夷齊讓國之後猶有怨悔失國之心乎子曰凡人有其求而不得則怨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去國也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遂所願而得仁則視棄國猶敝屣耳又何怨夫夫子既以兄弟讓國者爲仁則必以父子爭國者爲不仁矣故子貢出而直斷之曰衛君忍心害理不能委曲以全父子之倫夫子不爲也自夫子之論出而衛輒不仁之罪定矣○翼註曰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胡雲峯曰人心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

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軀之拒父全無天理於心安乎。與註曰夫子不為只在恐心害理上斷之

飯疏食章 此夫子自敘其真樂也重樂亦在其中句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四書類義解卷之四 論語

古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吾心有真樂不以順境而加亦不以逆境而損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即如所飯者疏食所飲者水且曲肱而枕之貧困極矣我雖不以此為樂而樂亦不以此而移即在其中矣若夫不義而富且貴雖極人生之欲於我無與視之如浮雲之過太空漠然無所動於中也境遇何足累吾之真樂哉。張彥陵曰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隨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趣耳。夫子之樂只是註中渾然天理四字

加我數年章 此見易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也重末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

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曰易者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天道人事其理備具我學之已有年矣但精微處尚有未究廣大處尚有未融後天再和數年得沉潛反覆以卒吾學易之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庶幾有以究乎天道人事之理而動靜不失其宜趨避必由于正雖不能全無過亦可以無大過矣觀於子言可見易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也。易之理只是一時不合乎時有過中失正處便是過不學易便不能寡過可見易不可不學即假年學易僅可無大過又見易不可以易學不可不學是主不可易學是由言中推出。武曹後無大過是就人事上言法天時以爲人事則進退存亡之道一如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

四書類義解卷之四 論語

五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

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記者說夫子之教多端有不語者有罕言者又有時時言之人人言之而為雅言者其一日詩夫詩有美刺讀之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是能理性情者也其一日書夫書載治亂讀之可以知帝王之興廢古今之盛衰是能道政事者也其一日執禮夫禮內主恭敬外有節文學之則德性堅定節節詳明是能謹節文者也其切於日用之實如此蓋詩書禮雖煩而夫子之言能該之夫子之言雖多而詩書禮能備之此三者皆夫子所常言者只是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非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不常用者講之有時也○精言末句須體貼若切於日用之實纔見三者不可斯須離聖人教人親切不泛處切於日用緊在理性情三句上惟性情不可一日不理故詩不可一日不言也莫將所字皆字打弄虛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夫

葉公章 此聖人自明好學不厭之心也重發憤二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葉公問孔子之為人於子路蓋慕聖人之名而疑其有高遠之行也子路不對以聖人之德未易名言而葉公之識不足

以知聖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悅焉曰有草草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不知葉公已有疑聖之心而又不對似乎聖人果有高遠之行矣豈夫子立教之心哉故夫子曉之曰我之為人無難言也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好學人也當其理之未得也志時發憤忘食及其理之既得也心相融樂以忘憂憤以啟樂之始樂以繼憤之終憤樂相繼尊學不已並不知老之將至不過如是云爾又何難為葉公對也○困勉錄曰聖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講此節要得子路代言方妙○有憤如此兼說方是○蒙引夫子一憤一樂循環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讀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七

我非生章 此夫子自明其不厭勉人求知於學也重下句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曰人皆以生知目我矣然人不知我而我自知我天下固有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理者我則非其

下固有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理者我則非其

人也蓋古人之嘉言懿行皆至理所寓人惟不知好或忽之而不求或求之而不敏此理之所以不明而知之所以有蔽也我則深慕篤愛而好古而又慎樂相循孳孳敏勉或因言以會其旨或即事以究其心以求此理者也我之有知亦以此耳豈生而知者哉○此章先將我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我之爲我

子不語怪力亂神此記聖教之謹也重首句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尤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記者說夫子之教有雅言者有罕言者又有不語者其一曰怪怪與常相反語怪則起人之疑惑故子但語常不語怪其一曰力力與德相反語力則起人之爭鬪故子但語德不語力其一曰亂亂與治相反語亂則起人之背逆故子但語治不語亂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屈伸往來幽渺難測苟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子但語人道之當盡而不語鬼神之神之不可知其爲世道人心計者深矣

三人行章此見人貴自得師也重我字釋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

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人不能從善改不善者皆曰無師也不知師之有不在人而在我我能得師師亦焉往而不有哉即如三人行亦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也一行至暫也所以必有我師者何蓋師原引人從善而戒人改不善者也亦視人之自擇耳有如三人中擇其合理而善者思齊而從之是善者我之師也其悖理而不善者內省而改之是不善者我之師也推而論之兩人皆善我皆從之兩人皆不善我皆改之一人有善有不善我則從其善而改其不善是師無往而不有也人奈何不自擇師哉○此章宜重我字必有與擇俱從我字生出

天生德章此聖人以德自信也重德字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應徒雷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尤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

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已

夫子至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司馬向魋欲害夫子門人懼故夫子曉之曰天既生如是之德於予必將有以用予也桓魋特一商人耳其奈予何哉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斷疑德字指繼往開來

二三子章此見聖道無可隱學者當隨在體察也重吾無行句我吾丘三字是現身說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

知聖人作止語然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而平日教人則甚平易疑有隱秘而不傳者故夫子曉之曰我以道昭示二三子久矣二三子以我為尚有隱秘而不傳者乎不知大道即在目前原無可隱至教即在當躬亦不能隱吾實無隱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二

予爾使吾而有隱則必吾之行有與有不與矣不知吾之止語然無時無處而不昭示與二三子者是乃丘之所以為教也而豈有隱乎○爾字作語助詞無行作無往看包作止語然○道有顯微精粗顯處便有微粗處便有精夫子故說無隱○此是教不躡等意文章中原有性道但未造到聞性道之域則止宜示以文章也非隱性道而不傳也

子以四教章 此記夫子立教之要也四平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記者曰夫子之教雖多術而大約以四其一曰文道載於詩書夫子教人致知格物學文以明其理其一曰行道切於日用夫子教人敦倫飭紀修行以踐其實其一曰忠道之體存於心夫子教人發已自盡而忠無一念

之或欺其一日信道之用彰於事夫子教人循物無違而信無一事之或偽知行並進內外交養則德可至於高明業可臻於廣大矣聖教之要如此學者可不隨在察乎○雲字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

聖人章 此思有恒以爲作聖之基也重有恒二字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道備於聖人吾欲見聖人久矣由今思之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眾之君子者斯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主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不惟君子不得見也即天資粹美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實心爲善之有恒者斯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夫有恒去聖人遠矣吾思見有恒者何哉蓋有恒即作聖之基也○聖人亦有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聖脉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

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奈何今之人道德仁義本不能知不能行而亡也而乃
假為有之狀本知之未真行之未利而虛也而乃假為
盈之狀本少有所知少有所能而約也而乃假為泰之
狀以假為真惟欲欺人難乎有實心為善之人矣其何
以慰吾見聖之心哉○本無是善為亡未實有是善為
虛未能該眾善為約○熊伯甘曰認假作真恒德安在
非以將來示
繼為無恒也

子釣章此記聖人愛物之仁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

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
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

者可知

記者曰天之生物原以供人之用但盡取之使無所遺
巧取之使無所避則于天地好生之心矣惟吾夫子以
愛物為心當貧賤時為養與祭亦嘗漁獵矣然其漁也
但以餌付釣釣之而已而不綱不射宿不絕流而盡取也
其獵也但以絲係矢弋之而已而不射宿不絕出其不
意也於取物之中存愛物之仁如此○翼註曰不綱是
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為養與祭而釣弋不
廢禮不忘情義也不綱不射宿不忍掩取仁
也重

蓋有章此示人求知之方以為作之地也重釋識上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
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
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
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子曰有一事即有一理必明其理而後可以作其事或
有自恃聰明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無是也我自
有求知之方耳道載於古我則稽考靡遺多聞於古擇
其善者從而行之道敬於今我則採訪不已多見於今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無論善惡皆識之以備參考擇識久則見開廣而聰明
生雖功夫尚淺未能實知其理亦可為實知之次也知
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語類云聞是
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前所為見又較切實○牛春兩
日作字斷就作事說蓋不知而作分明是厭聞見之為
障而自作聰明者○武曹生而知者自然實知其理也
由聞見而知者次於生知一等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
乃代聖人謙言功力淺鮮或未能一時實知其理非謂
聞見之功不足
以實知理也

互鄉章此聖人不為已甚之行也重唯何甚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
見之也

聖人之量視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視人之求教何如耳魯有互鄉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有一童子悅慕聖道而來求見夫子見之門人以爲童子無知不必見互鄉童子習於不善更不必見故有疑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西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禹

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不知童子向善而後來拒而不見是阻人向善之心而爲已甚矣豈夫子立教之意哉故夫子曉之曰凡人能潔清自己而來進見則有悔悟之機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保其往日所爲之善不善也且有向善之念但許其今日之能進見也不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若定其既往進其將來是爲已甚之行矣吾何爲已甚哉此吾所以見童子也又何惑乎○輔慶源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進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翼註曰人字泛說末後方找童子爲是潔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精言不保是不管他與不與是今日善我便與後日不善我何不與

仁遠章此爲憚於求仁者發也重我欲仁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子曰世之憚於爲仁者動曰仁遠抑思仁果遠乎哉蓋天下求之不得得之而不速者乃可以言遠若夫仁卽心之德也特我不欲仁則無由而至耳我苟欲仁則一念方萌本體卽現欲存理而理卽存欲遏欲而欲卽消斯仁卽應念而至矣不待二時並非兩念也仁豈遠乎哉○蒙引首句虛說註仁者二句安在下句○張彥陵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疑聚

陳司敗章此見聖人愛君以愛禮也上重知禮下重丘也幸三句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西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重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君臣之義男女之別皆禮教之至重者惟秉禮守義之君子應對之際能兩全之魯君昭公習於威儀素有知禮之名而乃有取吳一事陳國司敗不足於心問昭公知禮乎夫以他國之臣問本國之君且又未明指其事故孔子直對之曰人皆謂吾君知禮吾固知禮也夫子之答禮所當然非爲黨也○困勉錄曰司敗埋取吳一事而問而夫子只據大槩而答都是國語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